

美国与中国：在东亚的不定的竞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谈到地缘政治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时，中国当代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内涵无疑一方面在于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如何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此外，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包含至关重要的美国因素。考虑到这第三个方面，与中国最相关的周边国家是东北亚国家，然后经过既对中国、也对美国声称的利益非常重要的中国台湾地区而延展到东南亚，再延展到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它们结合相关的海洋地区（大致为东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构成了本文泛指的东亚。

我们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纵览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竞争波动状况，所涉的是中国邻近周边的大部分和与之紧密相联的海域（主要是东海和南海）。与几年之前的博弈状态相比，中国的外交影响力现在已经明显缩水，而美国赢得了诸多新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地位从未在其邻近周边地区受到那么大的困扰，或者说相对于美国而言，这地位在同一地区从未显得那么羸弱。

中国领先：先前的竞争图景

不到五年之前，在发表的一些汉语文章里，笔者表达了对“中美关系问题根本形势蕴含的一项根本战略‘秘密’”的观察。其中一篇包含的审慎乐观话语有如下述：“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微笑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非强制性地使用的影响力），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適切……自 1996 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

济、政治、外交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¹

全世界都有此感觉，许多人更是感受深切。七年多以前，在一篇分析性报道中，《纽约时报》一名资深记者指出“北京在整个亚太地区积累起来的新的影响力”。“北京正在争取它可以主宰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集团……它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散播援助……”；相比之下，“华盛顿对伊拉克和恐怖主义的全力投入，使其看上去似乎脱离了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优势仍然无可争议，该地区的官员们这样说。但是，美国似乎成为了贸易格局中失败的一方。”其结论没有多少保留：“这里（亚洲）的许多人已经坚持认为，未来将属于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和商业领袖正在将其赌注押在几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崛起上面——以便对冲可能减弱的美国影响力。”²

画面反转：新一轮的博弈

人类事务一向能动，有时甚至完全意外。上面的图景总的来说确实成立，但是现在已被部分地被反转，因为在若干方面发生了逆变。

不到三年时间，这图景究竟在哪里已被逆转？它们在一个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特征的时期里，竟使中国反倒在竞争中远不那么有利，即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受到很大损害而中国持续强劲的增长仅受到某些影响。中国在经济交流、对外贸易和其他一些领域仍然拥有广义的软实力，而且实际上我们谈论的这一地区的很大部分（包括美国本身）已经在经济上更依赖中国，同时中国在整个地区的人员存在和商业存在也在增长。但是，中国外交的影响力和效能已经显著缩减，或者说与过去相比被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在其紧邻周边的外交地位从未受到现在这么厉害的困扰。在外交影响力方面，最近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在 2011 年 11 月 19 日，当时东亚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奥巴马

¹参阅时殷弘：《伊拉克战争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5 期；时殷弘：《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和前景》，《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 年第 2 期。

²简·佩雷斯：《北京之星在整个亚洲的腾升》，《纽约时报》2004 年 8 月 28 日。

总统和几乎所有（与会）领导人……就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广泛主张……直接与中国对抗，使中国总理在长时间发酵翻搅的争论中处境被动”。这“代表了在一场斗争中的一次战术失败，而这斗争已成为与美国之间更大规模的区域影响力竞争的一个焦点”。¹

至于外交成效，受人注意的是，在奥巴马政府两周内大张旗鼓地采取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行动（包括在东亚峰会上的上述行动）之后，中国的“反应相对平静，至少与过去相比是这样”，而这些行动被肯尼思·G·李侃如——先前克林顿政府的顶级中国事务顾问、且与奥巴马政府关系密切——认定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新阶段……美国在亚洲的新态势，远比六个月前任何人预期的更积极、更统一和更伸张。”²

确实，自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在广义的东亚有了一套李侃如博士所说“更积极、更统一和更伸张”的外交姿态，凭借在该地区更进一步加强了的美国军事/战略力量，但它现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互相平衡、互相支持（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影响大致继续逐渐下降）。除了华盛顿的决策者着重寻求的这一平衡外，“统一”一词主要指的是统一的主题：与北京竞争，以便护卫美国在中国周边外围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增强其全方位影响力。现在，实际结果对美国如此有利，以致波动的区域外交软实力优势已从北京转到华盛顿：此乃过去三年里区域国际政治的最突出特点。

逆转期间的对外政策动能

由于专业观察家、甚至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相对比较熟悉，因此不需在此详述美国的相关进取：在东南亚的外交甚至战略影响力“推回”，在地区多边主义方面的新的主动伸张，还有在东北亚以及印度的“机会式”权势巩固（这里说“机会式”的意思，是其成就很大

¹杰基·卡尔梅斯：《奥巴马和亚洲领导与中国总理的对抗》，《纽约时报》2011年11月19日。

²托马斯·富勒和马克·兰德勒：《当缅甸放松控制时，美国看到了外交空隙》，《纽约时报》2011年11月18日。

程度上归功于“本地”条件或机遇，它们并非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更深刻的是导致了转变的种种动能。

在美国方面，这些主要是奥巴马领导下美国政府的动能，其成就部分地基于其前任的努力。奥巴马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务卿，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他们一方面受维护美国在其经济、地缘战略和历史性权势转移的低谷期维持“世界领袖地位”的迫切愿望鞭策，另一方面由他们的对外政策“哲理”驱动，那非常强调“软实力”和“巧实力”（或换句话说，以所有在成本效益意义上极佳的影响力行使去弥补经济、金融、甚至军事能力的衰减），加上他们的突出的大战略意识，包括关于利益、长期优先事项、手段的多样性和行动的成本效益的意识。

与此同时，美国在广义的东亚取得的成就也大受益于本地的“机会性”事态，这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和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全都系于互相冲突的主权宣称，它们随每个争端国国内的大众政治、能源饥渴倾向和战略安全意识的增长而变得愈益多发和可燃）；该地区部分政府对于因为对抗中国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无论何种回报的期望；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外交举止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为简洁起见，这里只阐述中国自己在对外政策方向上的问题，其外交举止和决策机制问题可以留给另外的讨论。无论如何，近年来中国在对一些东亚邻国的行为中有一种“胜利主义”，而其最重要和最广泛的原因在于“G2 中国版”——中国当代外交政策方向上的一个真正非传统的理念。

自从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有一种理念愈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对外政策精英们的思想和期望，那就是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自从2009年12月以来经历了三大轮低落，但其后的各次改善和美国的“灵巧权势”等事态，大体上明确地或隐含地在中国维持了“G2 中国版”理念。

可以见到，除了“肯定性地”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甚至为之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的利益和荣誉来说的一切预期裨益）以外，还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否定性”希望，那与围绕中国的较小的“麻烦制造者”有关：从中国自身大大增强了的力量导致的实力地位出发，也从与美国之间显赫的、首席两大国的关系出发，中国能够较严厉和更容易地处置它们。按照一种设想，某些情况下这些“麻烦制造者”甚至可由北京和华盛顿“共治”，或“共同管理”，就像在处理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台湾独立危险和 2009 年前争取朝鲜非核化努力时发生过的那样。至少，这似乎是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与对付周边较小但多得多的“麻烦制造者”相比，对付最大但单一的“麻烦制造者”应当较为容易，并且更有可能实现，因为美国对中国已有较更合理的态度。

也许，人们觉得“G2 中国版”的这些被认为的效应可能看起来多少会扭曲分析，使之过多地依赖于有经验的观察和猜测。但是，它的损伤之一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够可理解，那就是中国给予东亚邻国和与它们的关系的注意力减损，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被给予压倒性的优先的时候，当它占去忙于国内事务的中国领导人可用于对外政策的大部分有限时间的时候。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上，就东亚而言仅有的重大例外是 2010 年秋季与日本的危机、南海争端中的高度紧张时节和几乎恒久性的朝鲜问题。因此，缺乏中国与邻国间较好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这颇大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形势，即“[在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同时发生反冲，提示了中国外交的广泛失利”。¹

从以上论述可得出一个意义重大的教益：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治/战略技能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赢得了目前在广义的东亚地区的一大轮影响力竞争。中国在这一地区拥有自己的巨大资产，特别是经济活力、地理邻近性和多少是传统的外交耐心和友善态度。较好的政治领导素质可以能使中国赢得下一轮，甚或更多。

¹ 《美国和东盟迫使中国让步》，《华尔街日报》2010 年 9 月 23 日。